# 碑銘贊頌說賦祭文襍著

八大家

大蘇文鈔

廿六之八 終

昌平坂學問所

漢書門
類 號 五五四七
函 一六〇
架 七
冊 三三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五五四七 號
架 三〇四 九
冊 三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547
冊數 33（33）
函號 360 64

卅六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六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碑

宸奎閣碑

看議論持大體處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利爾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

林氏藏書
淺草文庫

其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眞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旣渡江少留於金山西湖遂歸老於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

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遠事昭陵而與吾師游最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嘗以藉口而繪其象于壁者漢明以察爲明而梁武以弱爲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侈寺廟干戈斧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

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
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
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
惟佛與佛乃職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應制之文非公之至者而其所見與議亦自
有典刑

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
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
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
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
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爲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
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

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
自是爲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
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日
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
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百四
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
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
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

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
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
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
祥積會所賜爲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
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爲香火瓜華之用召
道士劉應眞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
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爲三門兩廡中大
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
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

爲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
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
以清淨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
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
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黄
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眞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
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
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本第一論）

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禮樂不能以降
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
公治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
定以此爲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爲法顜若畫一曹參
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淸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
大率依本黄老淸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
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捡
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
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

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
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
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
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
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
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
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
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
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昔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
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
神予其謙帝既予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
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
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
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
以燕我後多士為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
千石之鐘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通篇以私錢為案以為民所福為幟此等處

制文不得不如此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

長公作禪林悟景千年以來絕調

衆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爲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衆生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衆生咎何以故衆生所愛無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其求乞一爪一髮終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
生不死出輪迴處是處安樂堪永依怙無異父母支
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纔
不求利節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
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
故取米投坑穽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
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穽而人自然有
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
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

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貿
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享之也愧是故其人以
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曾不容髮而況飄墮羅
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
非已有而況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
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
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
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
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

一○噐○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實冠南越東坡居士見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同春栢再榮鐵林東萊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颶無聲大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氷雪清人無南北壽且寧

## 潮州韓文公廟碑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蘇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説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

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

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
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
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既悅服則出
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
里朞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
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
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
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
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

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
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歌一作）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爲織雲錦
裳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
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
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鮫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
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

翩然被髮下大荒



## 表忠觀碑

通篇以疏爲序事之文絶是史遷風旨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

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
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
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
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

（出來）（以、他、國、形、容、比、並）

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
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
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
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
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

（又、以、他、國、比、並、形、容）

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
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
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
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

（本色評）

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
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
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
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文忠他銘不多此篇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

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我後昆龍山之陽巋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自此至入世系千餘言皆總議論起非史漢敘事法

司馬溫公神道碑

澗按蘇氏兄弟議論文章自西漢以來嘗爲天仙獨於敘事處不得太史公法門余故於兩公所爲諸神道碑行狀等文不多錄此碑記乃公應制者較公所爲司馬公狀似不能盡所欲言然行文特略矣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

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
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
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鎭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
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黄河始決曹
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
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
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
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
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

帝殷諸上之信順尚賢此上稱到司馬公身止

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
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
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
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
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
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巾
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

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
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
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
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佹而疾
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
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入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
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
相愼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
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
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
居而遼人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
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粥衣以致奠
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
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
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
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
哀炷薌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

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
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
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
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
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
與不誠故也積天之潦不能終朝而涸綫之澑可以
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illegible]能加毫

未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
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
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
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
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
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
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
閣待制贈太師温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
聶氏皆封温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

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内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



唐荊川評 此前以官敍 以後以行事敍

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于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遷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别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

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
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
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
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
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
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夏縣涑
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
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

又歸到神宗上最切

發人所不知言人所不能言

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
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
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
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
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
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
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
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
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

從空中起出絶好樓閣誰人能此高手

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

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

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雉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淸廟神考之功

神宗之知長公亦深而不及用觀長公於二聖之撤金蓮燭送歸翰院時所云則得之矣此長公所以於此獨感慨嗚咽而盡所云也

唐荊川曰長江一瀉萬里而波瀾曲折自有妍姿眞文人之豪也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巻之二十六

#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七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 銘賛頌

### 三槐堂銘

中多名言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

孔顔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
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閲千歲而
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
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
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
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
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
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葢嘗手植
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



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
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
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
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
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
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
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
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畧與王氏等而

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葢未
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
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
既相眞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
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卹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
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
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 德威堂銘

前引背博大所謂爲路公而作者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
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爲辭杖而造
朝朞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
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爲謀則善矣
獨不爲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
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
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

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彊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臯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爲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毖洛有光篤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

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祗慄公門豈惟西人
四方其訓之



## 九成臺銘

銘之變體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
曰
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葢千三百二十有三
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况於人器兩亡
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葢嘗與日月
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下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
耳未嘗聞地籟也而况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

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
夫部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耿莽九疑之聯緜
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族之
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
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
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鳥而舞百獸者旣已燦然
畢陳於前矣



## 擇勝亭銘

即古之幔亭而文多曠達矣

維古頹城因頹爲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淺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即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
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牀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蕆我茶

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飲以攻爲
其貴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聖人不留一方
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
雖獨不傷居之無盜中庸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尾銅雀
石門阿房俯變仰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肓

## 漢鼎銘

其憂深其思遠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爲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矣方周之盛也鼎爲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爲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爲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

覗已也絕周之祀不足以致冦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妖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很壽



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予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而昌鼎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國隨之豈有易姓而猶傳者乎不寶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 徐州蓮華漏銘

借漏以發明道術吾所以謂蘇長公仙於文者也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漏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

借蓮花漏以感慨吏業甚達

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縮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

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按婁迂齋曰坡翁最長於物理上推到義理精微處妙於形容而引歸吏身上尤佳

# 夢齋銘

妙詮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卽是覺覺卽是夢此其所以爲無夢也歟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説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爲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

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毎見輙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 文與可飛白贊

文有神解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竒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隷也以爲止此矣旣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褭褭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

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延州來季子贊

子瞻按季子救陳在哀公十年故以爲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僅十三年爾季子知吳之亡何以不諫乎獨謂闔廬既已殺王僚而自立逃而去終身焉不入吳之市蓋季子已絕人世也久矣左傳所稱季子云云妄也大較左傳多浮誇焉知其非以訛傳訛也子瞻求其說而不得謂季子且不死則又過矣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

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于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弃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閲春秋
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王元之畫像贊

感慨激烈過多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予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徇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于將亡使皆如公孫丞相張禹胡廣雖累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

然公猶不容於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爲必將驚世絶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予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爲執鞭而不可得其後爲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爲兗州以公墓碑示余乃追爲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泚其顙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先於小序中點文故贊文特爽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又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祿之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葢功烈已著於時德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

衆呼之則來麾之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爲能余嘉祐
中始識懿敏王公於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
州移鎮平凉方是時虜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
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邊人大恐聲揺三輔及聞
公來吏士踊躍傳呼旗幟精明皷角讙亮虜卽日解
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知老臣宿將其功用
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奇
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熈寧四年秋余將往錢
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當世事曰吾

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旣去二年而公
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鞏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
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
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旣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
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旣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
曷不觀此佩玉劍履晋公之孫魏公之子

## 韓幹畫馬贊

游神言外點綴淋漓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爲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

無營



三馬圖贊

贊名馬而其意全在本朝廷却名馬上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彥博宰相呂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飭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擒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爲未始見也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

嘗一顧其後圉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溫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䰟太師潞國公詔許之蕃之奇爲熈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爲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爲宗伯判狀云朝廷方却走馬以糞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內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嘗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閱舊書畫追思一時之事而獻三馬之神駿乃爲之贊曰

吁鬼章世悍驕奔貳師走嫖姚今在廷服虎貂效天驥立內朝八尺龍神超遥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招蕭歸雲逝房妖

磨衲贊 并敘

箇中人語往往令人解頤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子攝其齋袡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印聽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綫蹊悉爲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

吾佛光明之所照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嘗知此衲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礫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生下劣想於是蜀人

蘇軾謁而贊之曰

匣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匣見師而不見衲惟師與衲非一非兩渺而視之蟣蝨龍象



十八大阿羅漢頌

此等文字韓歐所不欲爲此等見解韓歐所不能及由蘇長公少悟禪宗及過南海後遍歷劫幻以此心性超朗乃至於此可謂絕世之文矣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

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遇蜀亂絕糧不能歸困臥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鳥言卉服之間乃獲此奇勝豈非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爲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阿闍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檀于前老人發之中有琉璃缾貯舍利十數頌曰佛無滅生通塞在人牆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

眼隻方食知獻何愧於猿爲語椰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太之問下有蠻奴捧函
童子戲捕龜者頌曰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爲三爲七
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奴受其
書頌曰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
彼奇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稚師子顧視侍者擇瓜
而剖之頌曰手拊雛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
面六塵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爲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
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我以道眼爲傳法宗爾
以願力爲護法龍道成願滿見佛不作盡取玉函以
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
人涌出於地捧槃獻寶頌曰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
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
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巳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童子構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飯食巳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手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趺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爲此身佛子何爲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竊窺之頌曰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髬髵導師悲愍爲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

横短錫跪坐手左有虬一角若仰訴者頌曰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説法風止火滅無相佽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亦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横點瑟旣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旣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獻頌曰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

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峩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爲白乳或凝爲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修敬遇夫婦生日輙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歳中元日題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七

宋大家蘇文忠公文抄卷之二十八

歸安鹿門茅坤批評

說賦祭文雜著

稼說 送張琥

歸本於學有見

託物發端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戶之家而共

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 剛說

公晚年歷世故多故爲言如此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

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五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

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緦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 前赤壁賦

予嘗謂東坡文章仙也讀此二賦令人有遺世之想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虚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

是公於赤壁有此一段纔作此賦

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是公有此一段見解纔借箇事相感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僊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淸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

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 後赤壁賦

蕭瑟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

藉鶴與道士之夢以發胸中曠達今古之思

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二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皐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祭歐陽文忠公文

歐陽文忠公知子瞻最深而子瞻爲此文以祭之涕入九原矣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

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享

祭魏國韓令公文

韓公祭文當時第一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旣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伸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

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悩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敉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途是郵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亡我無日矣慟哭流涕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爲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流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問養生

述有道者之言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爲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爲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

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爲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嚌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嚌與嚥何從生哉果生于物乎果生于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日喩

公之以文熙化人如佛家叅禪妙解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

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喩以告之

明正　送于伋失官東歸

世俗之患患在悲樂不以其正非不以其正其所取以爲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爲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爲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巳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爲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爲正歟以不惑者爲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爲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

爲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恐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爲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爲正而以知我之粗者爲正是得爲正也歟故吾願爲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奇偉之氣不可遏

## 太息　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譏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

避之方是時士以剽裂爲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之士不吾棄以爲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者士之超逸絕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爲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期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于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嗚呼子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 藥誦

多曠達之青從徙南海得之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兎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弃塵累懷穎陽之風所以因疾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

衰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
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
去滋味絕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
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
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
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弃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
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曰東坡居
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
之甗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
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
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
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嗚呼噫嘻館客不終以
是為愧兮

得此解併可入文章矣

## 傳神

傳神之難在目顧虎頭云傳形寫影都在阿睹中其次在顴頰吾嘗於燈下顧自見頰影使人就壁模之不作眉目見者皆大笑知其爲吾也目與顴頰似餘無不似者眉與鼻口可以增減取似也傳神與相一道欲得其人之天法當於衆中陰察之今乃使人具衣冠坐注視一物彼方斂容自持豈復見其天乎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虎頭云頰上

加三毛覺精采殊勝則此人意思葢在須頰間也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至使人謂死者復生此豈舉體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畫者悟此理則人人可以爲顧陸吾嘗見僧惟眞畫曾魯公初不甚似一日往見公歸而喜甚曰吾得之矣乃於眉後加三紋隱約可見作俛首仰視眉揚而頻蹙者遂大似南都程懷立衆稱其能於傳吾神大得其全懷立舉止如諸生蕭然有意於筆墨之外者也故以吾所聞助發云



本莊生齊物我見解而篇末類滑稽可愛

## 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爲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爲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爲已有

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爲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爲不能有其孰能致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爲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 書黄子思詩集後

公之詩不入詩家品題而其論詩處興味自遠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顔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爲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于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葢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絶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晋以來高風絶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

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曆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爲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東皐子傳後

曠達之青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爲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嘗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

昌平坂學問所

日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爲人何
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爲
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
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
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
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
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
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
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